

廉頗未老氣壯山河

客家人的優良傳統

人好一點，想去外面走走，但我擇友甚苛，平生絕不隨便交朋友。

想起了老長官羅公慈威，住在屏東郊外東山寺對面。真兒赴美時，慈公會設筵祖餞，并囑帶相片給其子中郎先生，因中郎懶筆，竹報不常至，常使父母掛念。

真兒亦銳身自任，允爲探訪中郎大哥的起居。

其後我即抱病在家，久疏調候了。

那天，適值糖廠同仁有事去郊外，我就搭他的便車同往。

但見羅夫人身體健康，慈公也似乎胖了一點。和我談詩論文，他以爲：

「當今的台灣詩壇，李某人（時任陳辭公的機要秘書）的詩，雖才氣尚佳，然而喜走偏鋒，是其大病。惟成惕軒，善於用典，詩亦敦厚。」慈公素不喜月旦人物，但於李某則無恕詞，不知何故。至於成惕軒，慈公與之向未識面，僅讀過他的詩集而已。

論詩既畢，糖廠同仁坐車來接，便一同回到屏東的宿舍來了。

我推算此時羅慈公，尚不過五十開外，髀肉復生之感，在所難免。慈公本是一位詩人，投筆而入軍旅，受嚴格訓練，畢業保定軍校砲八期，與陳辭公爲同期同學，兩人患難與共，交情甚篤。但羅慈公自東北回南京出席國民代表大會後，并未再任重要職務。當時局勢混亂，許多顯赫一時的軍政大員，竟有陷匪不死，遺臭萬年的，而羅慈公以閒散之身，依然矢志矢勇，追隨政府，來到台灣，以耕讀自給。可是我深深看到了他瀟灑的另一面。軍人以堅強忍耐爲主。我國儒家亦以克己爲第一要義。但慈公的本質是一位詩人，詩人的神經是最爲纖細，而且經不起刺激的。我很耽心羅將軍在如此心理狀態下，他的健康，又能再支撐多少時候？因此我每次晉謁羅慈公以後，在歸途中，總會聯想起辛幼安的兩句詞：「好將十萬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」

因爲中心感慨，容易引發失眠症，況且距離又遠，交通工具缺乏，去了兩次，就不想再去了。

羅慈公夫婦，曾來我的屏寓訪問。他家的長媳中郎夫人，和我處得尤爲親密，常常騎着自行車來看我，談談別後。我們稱她爲「阿嫂」，相處有如家人。可以說羅慈公全家，都沒有絲毫官氣。無論男女，一律勤苦耐勞，家務也自己操作。這是客家人的習性，以樸實爲高，以奢華爲耻。他們可以代表我中華民族最優良習性的一面。而客家人的不與外族通婚，也是保存他們優秀遺傳的一種因素。

大哥中郎，結婚較早，民國三十七年，他就到美國去了，而留其妻在家侍奉父母。

二哥偉郎，結婚較晚。在廣州時，羅慈公是方面大員，不少歡喜攀高結貴的人，爭着要將女兒許配偉

郎。但他一概不要說：

「我還是要娶客家人的。」

他在英國數年，一心刻苦讀書，從未聞有任何情感糾紛事件發生。以一貴公子而能自守如此，這又是客家人優良習性的一個良好例子。

漢落還應肝膽豪

以前，我在羅慈公部下做事時，公事以外不談他事。現在，我已成爲一個十足的老百姓。慈公也沒有公務上的拘束了。蒙賜詩，及書函，完全以朋友的口吻相待。請參閱卷首，不另錄。

我的來台目的，志在請纓，但從未向慈公吐露過一言半語，因他已無一兵一卒，說又何益？今觀贈詩中後半律，完全說出了我心中的蘊結，我最感動的是結尾一聯。慈公實在我的知己，他對我的瞭解之深，在所有的長官中，是無出其右的。陳辭公祇說：「楮間鷗可惜是女人。」又不許我到東戰場去，勒令回返祁陽。上文已有提及，這裏不再重複了。桂將軍雖很合作，然而相知究竟不深，他能寫歌詞，却沒有一絲詩人的氣質。所以我和他談不上瞭解。

祇有羅慈公，他本質是一位愛國的詩人，氣誼相投，所以許多事，我不講，他也知道。今日慈公已返道山，我每次讀到這首詩的尾聯時，必然會淚濕楮墨，哀慟不能自己的。如今落落無成，有負長官的厚望

，在感念中，又不勝慚愧之情了。

後來，羅府全家移寓屏東廣州街，是爲了他的孫兒女上學方便起見。

這個地方，頗有花木，慈公又從別處選購了一些菓樹苗種在後園。他帶我去參觀他的園林說：「三年後，可以請你來吃廣柑和荔枝了。」

他在外表上似乎很樂觀。無憂無慮似的。最特殊的現象，是我和慈公之間，絕口不談時事，自然那些「八股」，我們更是決不上口的。

我也祇以詩文請益。慈公的書法本來很好，雖有目疾，但仍能用毛筆作書。我爲了出版一本文言集，請慈公賜序。見卷首。

那時慈公的左眼，已不能見物，後雖經過開刀治療，然而寫字，多少總嫌吃力，以上的賜序，是目疾復元後所作，年月雖稍晚，仍列前頁以示永念。

我一向心性孤傲，尤其不喜求人作序。祇有羅慈公我才願意請他寫幾句話。這不是一般性的應酬話，而是言之有物的。

至於書信，謹錄一則如次。將軍以朋友口吻措詞，十分客氣。他此時，已不能再用毛筆了，所以這一頁信是用鋼筆寫的。特將之刊出，藉留紀念。

後來，我們學家搬離屏東時，我把所栽的花木，可以移植的，一律送給羅慈公，作他家庭園的補充和

點綴。可是我不能送去的是下面的兩句詩：

「青門種瓜人，昔日東陵侯。」記敘至此，不禁感慨無窮了。

天涯話舊親情洋溢

那些年中，我也曾去過台北幾次。我家住在糖廠宿舍區，治安良好。主婦上街買菜，從來不行鎖門，祇把大門拉上，免得野狗進去就是了。我每次去台北，總把大門鑰匙交托鄰居，說聲：「請代照顧。」就可以放心而去。

我到台北的主要目的，是探望兄嫂。

在這部書的第一冊上已經講過，我祇有一位哥哥，而且已經過世了，怎麼又出來了兄嫂呢？原來這位哥哥名叔盤，是我的從堂哥哥。在宗法社會上的稱謂，同父母的謂之嫡親。同祖父母的則叫嫡堂。同曾祖父母的就叫從堂了。可是我家和叔盤哥哥家的情誼之深，雖嫡親手足也不過如此。原因是我二伯父（叔盤兄的父親）早世。遺下一位寡妻和三個幼子。不幸長次兩子早殤，祇剩得第三個名叔盤的倖存。二伯母守着一些田產和一個孤子過日子。而大伯父和三伯父也已逝世。在當時的風俗，女人是不可以拋頭露面去管闖以外的事的。於是叔盤兄幼年的入學，開筆作文，以至接送考場（叔盤兄是清末秀才），等事，都是我父親的責任。還有些對外交涉，也歸我父親去代為奔走。而二伯母與我母親更十分投緣，「內事不決」，

總來和我母親商量，我母親以才能超衆，著聞鄉里。二伯母更倚我母親如長城了。二伯母和我母親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，她不願和她的親妯娌商量，寧願派轎子來接我母親去研究問題。

由於上一輩交情的深厚，而況又是海外相逢，所以我和從兄叔盤，嫂嫂潘夫人，十分友愛。我如經久不去，他們必來信相邀。談談過去，或共話家常，使我也由此懂得了兄妹姑嫂間的情況，原來是如此可愛和可貴的。

侄兒應瑞，來台灣甚早，一直在教育廳供職。民國三十五年，專程赴上海，迎接其父母來台灣遊歷。誰知戰亂發生，他們就回不去了。便在台北定居下來，受兒媳孫兒女的奉養。侄女應章（即先母朱太夫人手抱的女孩，請參看第一集卷首照片），則在美國行醫，亦頗負聲望。應章、應瑞的名字，二伯母都是我父親起的，彼此互信之深，由此可見一斑了。

那年（民國四十五年），正逢嫂嫂潘夫人七秩大慶，我撰了一篇壽序，懸掛壽堂。應瑞侄爲攝一影，今附於后，藉留紀念。

這篇壽序和我的許多篇文言文，都收在那本「禾廬文錄」中，關於此書，另外還有一段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往事，留待下節，再向讀者報告吧。

桂將軍猝逝想望成空

我每次到台北，除開探望兄、嫂和侄兒們外，也必然要去探望陳夫人（即陳辭公的夫人），談談家常，陳夫人一向不與外事。至於我初到台灣時，託她轉告辭公的事，已經有了結果，自可不必再提了。（凡是留心近代史的讀者，總還會記得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，所發生的幾件大事吧？共匪的慣技，他要進攻某處地方，必然內外同時發作，先使對方內潰，然後再來一次外力的打擊。但政府自從遷台以來，努力革新和振作。先滅內奸，再禦外寇。由於上下一心，通力合作，才奠定了復興的基礎。）但我的內心，却是深感欣慰的。

我每次去台北，也總要去看看桂將軍的，知道他已派人接濟了江西游擊隊的物資。我向他道謝。他笑道：「貴谿是我的家鄉呀！我不謝你，你倒謝我，天下那有這個道理？」

我也笑了。這時，他擔任的職務是參謀總長。他說：「還是戰幹團的學員有良心，不忘記他們的教育長。」

我立刻接口：「女生們也沒有忘記她們的教育長，祇因她們結了婚，都被家務絆住走不開，其實她們倒一直在我面前談起教育長的。」

他笑道：「你的學生，那有不好的？我知道她們還記得我就夠了。」

誰知這竟是我、和桂將軍的最後一面。不久，他就以急病去世了。

在大陸上的游擊隊，從此就失掉了一位保姆！自然，總還有別人在做這些事，不過我這條線却是斷了

人與人之間，要建立互信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失掉了一位可以信任的工作同志，實在是值得痛惜的。

如今桂將軍墓草已宿（戰團同學在他的墓上種了朝鮮草，并建了一座率真亭，我也去參加祭拜。似乎沒有種樹，所以不敢說墓木已拱。）而當年在江西誓死效忠政府的游擊健兒們，是否已經爲國捐軀？也無從得到任何消息。我既然知道其中部份領導人的名姓，不敢不把他們的英名寫在後面，以供後世修史者的考證，他們在贛東的領導人是：（以參加工作先後爲序）

「贛東區游擊總司令嚴正。（湖北黨國元老嚴重字立三的胞弟。他們常用真名貼出佈告。）

貴谿區游擊副總司令鄒新六（原任貴谿上清鄉鄉長。）

行動總隊總隊長朱有方。（原任某軍團營長）

弓源山區支隊長李建成。（原任上清鄉農場場長。）

浙贛區行動隊長遠貴清。（原任四十六師團長）」

我知道那時候，他們各有人槍數百、共匪見他們十分頭痛，說江西的「匪」太多，實在剿不勝剿。可見這些游擊隊實力的一斑了。

但是這些游擊健兒，既不爲名，更不爲利，祇因一腔忠義之氣，使他們如此做的。他們氣吞河嶽，光昭日月的人格，我的拙筆，實在不夠資格來敘述他們的一切，但願略記姓名，藉以敬誌我的景仰於萬一罷

了。

冠蓋京華斯人憔悴

我心上所敬佩的人，而在當時還有機會可以往來的，祇有一位吳子漪字潤玉的老同事。他那時住在左營的海總宿舍。他在南京時，被桂永清將軍邀去，擔任經理處長。其後來台，不久即以屆年退休，仍任海總顧問，有少數薪水可拿。不幸他的獨子因在重慶時受了失戀的刺激，變成瘋狂。其後在台灣某大醫院，動了開腦的手術，瘋病好了，可是工作能力也失去了。却已娶妻生子。我見他家食指浩繁，一家生活，惟恃半俸。其拮据之狀，不問可知。吳潤玉的清廉剛正，故總統蔣公亦所素知。上文已有述及。可是他却不以得失爲意，永遠忠心耿耿爲陳辭公着想。而無一言及於自己。我見他環堵蕭然，孫兒們衣敝履穿的狀況時，我惟有在心底裏暗暗嘆氣。而在腦海中突然浮上：

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的兩句詩來時，忽聽見吳主任嘆道：「辭公實在太過爲國忘身了，我一直就在耽心他的健康。」

我此時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，但除開嘆息外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！誰知嘆息未已，又有使人更驚嘆的一幕，展開在我的眼前來；那是一位年約五十餘歲，瘦弱而憔悴的婦人，從裏間走出，吳先生介紹道：

「她是我的妹妹。」

我的心猛然一震，立刻莊容敬肅地向她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并敬謹的問候道：

「姑太太，您好！」我生平從未向人行過這樣的大禮，我自己也十分詫異，何以我對着這樣一位老太太要如此的表示尊敬呢？其實，這也并非不是偶然的，這位姑太太的身份，我早已熟知，只是今天第一次見面罷了，但她給我印象的深刻，却是空前的，她穿一身粗布衣衫，身材高瘦，可是不知爲什麼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忽然覺得她身上的粗布衣衫，比金鋼鑽還亮。她溫柔的舉止，謙和的言語，在在足以代表我們中國舊時代婦女最偉大的人格，犧牲一己成全他人，雖身處極端窮苦無告的生活狀態中，而能夠不怨不尤，一味寬容大度，不計苦樂。如其世間有人發起選舉聖女的話，我一定投她的票，因爲她實在太偉大，也太值得人們的同情了。

當我呆呆的想到出神時，忽聽見另一位女人，用湖南口音猛喊：「妹妹，你這麼還不來洗菜？」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姑太太誠惶誠恐地答應着，立刻起身往裏邊去了。

這時候，又一位中年女人從一張門裏走出。

吳主任說：「她是內人蕭××」。

我知道那是吳潤玉的續弦太太，湖南人。

這位蕭氏太太，十分慇懃地招待我，倒茶倒水的。可是我却坐不住了，便起身告退。蕭氏太太說：「日子好艱難，祇我一個人有米，她們都沒得米。」

於是吳先生的女兒、媳婦、太太一群人送我出來。姑太太也撒着兩隻濕手，趕出來送我。

在一陣：「慢走！來玩！」的熱鬧聲中，我走出了海總宿舍的大門。

一路上我忽發奇想，如其打中了愛國獎券頭獎的話，我一定把這筆錢，全數送給吳家的姑太太。使她的生活可以過得好一點，明知這不是痴人說夢，不可能成爲事實的，但是我的那種糊塗的想法，不但在路上想，回到家，我的思緒，也依然結成一團而理不出一個頭緒來。

不久，我寫了一篇：「記吳潤玉先生事」（拙著禾廬文錄傳狀類第一〇七頁）中有：「先生爲人，任俠尚義，有衆暴寡，強凌弱者，必翼護之。」蓋有所指。我母子孤弱無告，賴先生呵護處甚多。此地祇好從略了。書成曾寄一冊上先生，先生覆信，很爲高興。

吳潤玉先生，本身筆下不弱，也很欣賞我的作品。我本應當去請他指教的，因爲自屏東到左營，那時雖有公路車，但搭乘不易。我又賦性疏懶，以後就不會再去，祇在過年時，寄一賀片問候罷了。

另一原因是，我又忙於家務，要安排迎接真兒歸國，和料理其他的瑣事。